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穆勒自傳

(下)

穆勒著

周兆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穆勒自傳

(下)

著 勒 穆

譯 駿 兆 周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穆勒二  
自傳  
冊

Autobiography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大

原著者

John Stuart Mill

譯述者

周兆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第五章 我的精神生活的轉變

此後的幾年中，我在刊物上很少寫文章，而且沒有一篇是規定要寫的：我從這種間斷上得到很大的益處。在這個時期，我能夠單獨爲自己的心靈融匯鍛鍊自己的思想，而不必急於把牠們發表出來，這對我是極其重要的。假如我仍然繼續寫作，我的思想和個性在這幾年所發生的重要轉變必因此而大受阻撓。我這種轉變的發端或是準備轉變的過程，只能拿已往的事實去解釋。

自從一八二一年的冬季，當我開始讀邊沁的時候，尤其是從韋斯敏斯德評論報創辦的時候，我對於人生可說是有一種正確的目的，就是做一個全世界的改造者。我對自己的快樂所抱的概想完全和這種宗旨符合一致。我所希望的同情，是這些與我志同道合者的同情。我盡量接受人們的同情，但是我完全依靠牠作爲個人永久愉快的基礎；並且，我是慣於設想我所享受的確是一種快樂的生活，我的方法就是把我的快樂托付在某種久遠的東西上面，在那裏，進步可以時時得到

而且成就是不會有止境的。幾年以來這件事進行得很順利，那時世界的一般改良，和我爲促進這種改良而同他人奮鬥的思想似乎足以充滿一種活潑而且有趣的生活。但是時間到了，我覺悟起來，好像從夢中醒來一樣。這是在一八二六年的秋季。我的神經變得呆遲不靈，這是人人有時所難免的；不能感受娛樂或愉快的刺激；一種心情在另一時候是快樂的，現在成爲淡薄無味或漠然無關；我想，一般信仰美以美教派的人們爲他們初次的「罪惡的覺悟」所激動時常常有這樣的心境。處於這種心理狀態中，我覺得要問一聲自己：「假定你所有的人生目的都實現了；你所盼望的制度和思想上的一切改變又能夠立刻達到，這樣是否於你是一種快樂呢？」一種不可遏抑的自覺便明白地回答說「不是！」至此，我的心靈消沉下來，我的生活的基礎全都倒塌了。我是在這繼續追求的目的中求得所有的快樂的。這種目的既然已經失去了他的慰藉的作用，對牠的方法還能感覺興趣嗎？我生活着似乎不是爲了什麼。

最初，我希望這種愁悶的雲霧可以自行消散，但是牠並不如此。一夜的安眠，這一帖人生煩惱的萬靈藥劑，對於牠不見有什麼功效。我一覺醒來又感到惱人的事體。牠跟着我到所有的人羣

裏面和所有的職業裏面，幾乎沒有一樁事能夠使我暫時把牠忘掉。有幾個月，這雲霧好像愈聚愈濃了。柯爾利治 (Coleridge) 愁悶 (Dejection) 裏邊的幾行——我在那時還沒有讀過——確是描寫我的情景：

「一種沒有劇痛的愁苦，虛無，黑暗，悽楚，

一種昏沈的，悶鬱的非劇烈的愁苦，

在言語，嘆息，或眼淚裏，

牠找不着自然的舒洩或安慰。」

我從我愛好的書籍裏面求安慰，卻是徒勞無益，在這些高尚的偉大的人物的記載中，我是向來吸取毅力與生氣的。我現在讀了牠們，毫無所感，即有所感亦毫無意味；因此我覺得我的愛人類與我的爲善而愛善，已是消磨淨盡了。我不和他人宣講我的感想而藉以自慰。假如我愛了任何一個人，使我足以對他舒洩愁悶，我不會處於這種境地了。我又覺得我的悲悶不是一種有趣味的，或是有價值的悲悶。牠裏邊沒有一點可以吸引人家的同情。假使我曉得什麼地方可以領得教益，那

末教益是最寶貴不過的。麥克白 (Macbeth) 對醫生說的一盤話，時常纏繞在我的心裏。然而，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我能希望給我以如是的幫助。遇有任何實際困難時，我自然是求助於父親，在現今情形之下，他是我希望中最後的一個人。處處使我相信，他是完全不懂得我這種苦悶的心境的，即使他能夠了解，他還不是這種心病的醫治者。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他的功勞，然而他卻沒有關心到牠會有如是的結果，而且我覺得，使他苦想着他的計劃的失敗，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失敗大概已無可補救，無論如何他是無法挽救的人了。至於在其他的朋友裏面，我在當時希望不到一個可以了解我的情形的人。無論如何，我自己很能明白自己的情形；我對牠愈是多想便愈覺沒有希望了。我讀書的經歷使我相信種種心理的，精神的感情與特質不論好的壞的，都是聯想的結果；由於教育或經驗的影響，我們對於各種事物懷有好惡的觀念，我們便愛此厭彼，認某種行為思想為快樂而認其他思想行為為痛苦。這裏可以拿父親的話來說明，我時常聽到他說，教育的目的應該構成有益事物的可能的，堅固的聯想，就是說，想起快樂就聯想到一切有益的東西，想起痛苦就聯想到一切有害的東西，我亦深以為然。這個學理似乎是不能推翻的；但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我的導師

們只是表面上使用了這些有益聯想的方法，他們在獎勵與責罰方面似乎完全根據已往習用的方法，現在我毫不懷疑，這些方法在幼年時代極力施行，牠們一定可以產生痛苦與快樂的聯想；（尤其是痛苦的聯想），並且可以產生種種和生命一樣長久的願望和厭惡。但這樣產生的聯想，內中一定總有些人爲的和偶然的成分。這樣與事物強行聯想的苦痛與快樂，不是自然的結合，所以我想在分析能力的習慣尚未開始使用以前，這些聯想必須堅強地凝結到不能分解的地步，這樣纔可以達到永久的聯想。因爲我現在看清了，或是我認爲看清了，我以前所不輕於置信的一句話——說是分析的習慣有一種消滅感情的趨勢；當其他心理習慣尚未養成，和分析的精神尙無自然的完成與矯正時，牠是確有這種趨勢的。分析的優點（我說），正在牠傾向於消除一切偏見的結果；正在牠能夠使我們在心理上分析偶爾聯在一起的觀念；而且沒有一種聯想能夠抵禦這種分解的力量，我們豈不是因爲分析而充分地明瞭自然間永久的關係；因爲分析而知道那些萬物間不視我們的意志感情爲轉移的真實聯結；因爲分析而知道許多情形下的事物所賴以不能分離的自然法，並且曉得這種自然法在可以明白看出和理想上可以實現的程度裏，使我們那些

在自然裏時常聯在一起的事物觀念，在我們的思想裏更加密切地結合起來。因此分析的習慣甚至可以加強因果的聯想和手段與目的的聯想，但是同時趨向於消除單單屬於感情的聯想。所以這些習慣（我想）對於深思遠見是有幫助的，但是牠們永久是感情與德行的蝨賊，最利害的是牠們猛烈地鏟除一切聯想所產生的願望和快樂，就是說，依我所持的學理言之，除純粹的物質的與有機的而外，其餘的一切都在要鏟除之列；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地確信，這完全不能造成滿意的人生。這些是人類天性的定律，我覺得，我便是被這些定律引到現在的境地的。凡我所仰慕的人們，都以爲對人類表示同情的愉快，爲他人謀幸福的感情，尤其是爲大多數人類謀幸福的感情以及生存的目標，都是最偉大的與最確實的快樂的泉源。對於牠的真理我很能相信，但是，曉得我假若有一種感情，便會使我快樂，這卻沒有給我以這種感情。我所受的教育，我想，不能產生這些感情，牠們的力量夠抵抗分析的溶解力，而我智育修養的全部經歷早已使審慎的分析成爲我心理上根深蒂固的習慣。因此，我自己想，我好像划着一隻裝置很好的船，有舵無篷，在我開船航行的時候，牠便擱淺了；沒有一點達到真實目的的希望，爲了這些目的，我曾經十分慎重的計劃過我所要做

的工作；不好德，不樂善，沒有什麼是我愛好的。像慈愛的泉源一樣，虛榮與野心的泉源似乎也在我的心靈裏乾涸起來。我在太早的童年，曾經得到（我回想起來）一點虛榮的滿足：在愛好名譽的願望還沒有成爲一種熱情之前，我已經得到一點聲望，而且覺得自己的身分有幾分重要；雖說我所獲得的是極其渺小的，然而像所有的享受得太快的樂趣一樣，這一點實在到手太早了，以致使我倦於追求而且不以追求爲重要了。因此，無論是自私的或不是自私的快樂，在我看來都不成其爲快樂了。自然裏面似乎還有一種能力足以重新改造我的個性，而且足以在一種絕望的分析的心靈裏面拿人類慾望的任何事物來創造新的快樂的聯想。

這些思想，就是和一八二六到二七年的冬季的枯燥的沉悶的愁苦混在一起的思想。這個時期我還不至不能從事日常的職務。我僅因習慣的驅使，機械式的照常進行上去。我受過一番心理練習的訓練，在所有的精神完全消失之時我還能繼續的做下去。甚至在辯論社內，我還能寫幾篇演說文，演幾次講，至於講得如何，或有多少成功，那是不知道的了。我在辯論社裏繼續演講已有四年之久，祇有這一年的經過我是記不起來。在所有作家中只有柯爾利治的作品才有我的感想的

真實寫照，他的兩行詩時常纏繞着我的思想，可是這不是不在這個時候（因為我那時還沒有讀過牠），而是在後來患着同樣的心病的時候：

『工作而無希望，汲酒於篩，

希望而無目的不能存在。』

我的情形大約並不像我所幻想的這樣特別，而且我相信許多人亦曾經過一種同樣的情境；但我的教育的特質已經給普通的現象以特殊的性質，牠在外表上好像是原因的自然結果，不是時光所能消除的。我時常問自己，假使生活情形永久如是，那末我是否能夠，或是否一定要生活下去。我總是回答自己說，我不想我或者能夠度過一年。但半年之後，一線的曙光打破了我的陰沉。我正在讀馬夢德爾（Marmontel）的回憶錄（Memoires），偶爾看到一章敘述他父親的死亡，家人憂傷的情形，和他童年驟然的感悟，使他和家人都覺得，他將來是他們最摯愛的人——將來會補償他們曾經失去的一切。這樣一種活躍的景況和感情感動了我，使我流淚。自後我身上的重壓減輕了一點。一切感情完全死去的念頭不再壓迫我。我不再覺得絕無希望：我不是木石了。那好像

是，我還有一點材料，牠仍然可以造成個性的一切價值和追求快樂的一切能力。脫離了我時常想念的無法醫治的悲哀，我漸漸覺得生活上的常事仍能給我一些樂趣，我在日光，天空，書籍，談話，公共事務裏，仍能找到娛樂，這種快樂不是十分熱烈的，而是夠使人高興的；激刺又來了，雖則牠不是劇烈的，牠使我仍能努力於我的思想，努力於公衆的福利。於是雲霧漸漸地散開，我重新享着生活的樂趣；雖則我有幾次陷入原來的苦境並且有幾次延長到好幾個月，然而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悲苦。

這時期的經歷對於我的思想與個性有兩種極顯著的影響。第一，牠們使我採取一種生活的原理，這個原理與我以前取用的大不相同，可是和我這時所沒有聽見過的卡蘭爾的反自覺原理（Anti-self Consciousness Theory）有極相近似的地方。誠然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個信念，說快樂是各種行為規則和生活目的的試驗。但是我現在想，祇有不把牠作直接的目的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惟有這些人才有快樂（我想），他們注意他們自己的快樂以外的事物；留心他人的快樂；人類的改善，甚至某種藝術或學問，不把牠作為一種手段，而把牠作為一個理想的目的。因為他們

的目的貫注在其他的事物上面，他們便獲得快樂。人生的享樂（這是我現在的原理）足使生活成爲一種樂事，但是必須把這些享樂作爲旁及的事物而不能作爲主要的目標。假使一次把牠們認作主要的目標，我們立刻感得牠們不能使生活成爲樂事了。牠們不容許一次的考查。問一聲你自己，你是否快樂，你便覺得並不如此。惟一的機會是不以快樂而以快樂以外的別種目的作爲生活的目的。讓你的自覺，你的考查，你的自問，自行消失；如果進行得順利，你將來不會考慮，不會預先思索，也不會因疑問而消失快樂，隨時隨地都可以取得快樂。這種原理現在成爲我的人生哲學的基礎。對於這些只有適中的享樂感受性或容受力的人們，換言之，即是爲多數人謀幸福的人們，我還是認爲這是一種最好的原理。

這時候我的思想還經過另一種重要的轉變，就是，我第一次認爲個人內在的修養亦是人類幸福的最大需要之一。我差不多不再僅僅認整理外在的情形和訓練人類的思想與行爲爲唯一重要的事件。

根據經驗，我現在已經曉得被動的感覺力正與主動的容受力一樣的須要加以訓練，並須同

時加以培養和指導。我無時不注意或不重視我以前曾經見到的一部份的真理；我從來不違棄智能的訓練，或者不承認分析的能力與分析的實習是個人與社會改善方面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我想，這種修養的結果，有的是須要與其他的修養結合在一起而加以修正的。維持各種能力間的平衡我現在覺得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倫理學和哲學的宗旨裏，感情的培養成爲一種基本要點。我的思想和意志漸漸地轉向着一切似乎可以幫助達到這個目的的事物上面。

我曾經看見過或聽見過許多言論，說是詩歌和藝術是人類文化重要的工具，現在我開始在這些言論裏找出牠的意義來。但是，隔了好些時候，我才從個人經驗上知道這個道理。我從幼年以來所愛好的唯一的想像的藝術就是音樂；牠的最好的影響（在這方面，牠或者超越其他一切藝術），在於激發熱烈的情感；提高個性上固有的高尚的情感，但這種衝動給牠們以一種熱烈的成分，雖說達到最高程度，是暫時的，然而在另一時候也能夠使牠們支持下去。這種音樂的影響我時常經驗過；但是像我所有的快樂的感覺性一樣，在那沉悶的時期，牠也失去了牠的作用。我曾經屢次在音樂中求安慰，可是不能得到。等到潮汐轉變，我正在恢復原狀時，我又得到音樂的扶助，繼續

的進行，但情形遠不若以前那樣興奮了。這時候我初次看到衛白爾（Weber）的歐白朗曲（Oberon），我從牠的美麗的音調中得來的樂趣，對我很有裨益，因為牠表示這一種快樂的泉源仍然像過去一樣的能夠感動我。然而這種裨益，受了思想不少的摧殘，因為我想，音樂的興趣（單獨的音調的樂趣確是如此）是因熟習而消失的，若要恢復牠便必須或作或輟或時時加入新的資料。我因為想到音樂的組合有窮盡的可能而愁悶起來，這正是我當時的情形和一般心境的特徵。音樂的倍音只包含五個全音與兩個半音，只有幾種方法才能把牠們舉在一起，而且內中祇有一小部份是好聽的：大半的方法，我想，一定早已發見過，決不能再有餘地給穆查爾（Mozarts）與衛白爾（Webers）像這些方法一樣地來奏出完全新穎的和極其豐富的音樂。這種憂慮的來源或者可說和拉波德（Laputa）一些哲學家的疑懼相同，他們恐怕太陽要燃燒起來。然這個來源和我的品性中最好的地方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且是我極不空幻的與極不貴重的苦悶中唯一的優點。實際看來，我的愁悶雖不能說不是由於快樂的破壞而產生出來的自負（Egotistical）的愁悶，然而人類普遍的運命永遠留存在我的思想裏面，並且和我自己的命運不能分離。我覺得，我的生命

上的裂痕一定是生命本身上的裂痕；這個問題是，假使一般從事社會與政治革新的人們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並且社會中各個人都能得到自由，盡量享受物質上的安慰，那末，那些無須經過爭鬪和困苦得來的人生的樂趣，是否會不成爲樂趣呢？而且我覺得，除非我能夠找出更有希望的途徑來替一般人謀幸福，我的愁悶是一定不能消除的；但是假使我能夠找出這一條出路，我便要懷着樂趣去觀望這一個世界；就我個人而論，我是願意分得普遍運命中的任何部份的。

我的思想和感情的這種狀態，使我開始讀（在一八二八年的秋季）華滋華士（Wordsworth）的詩歌成爲我的生活上一種重要的事情。我讀他的詩集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並不想從這裏找我心靈的安慰，雖則我以前對於牠曾經有過這樣的希望。在我最悲悶的時期裏，我曾經讀過拜倫（Byron）全部的作品（當時我第一次讀到），因爲人們說，詩人的奇特處是富有強烈的感情的，所以想體驗一個詩人是否能夠在我的心靈裏喚起任何的感情。果然不出意料之外，我讀後毫無裨益，結果適得其反。詩人的心境和我的也是一樣。他的是這樣一種人的悲哀，他已經失去了一切快樂，似乎覺得，生命對於一切具有生命上寶貴的東西的人們，一定是一種淡薄無味

的東西，這和我的感覺沒有分別。他的海洛爾遊記（Harold）與孟弗蘭（Manfred）所表現的感想與我的正是相同；而且我的心境並不能從他的奇亞斯（Giasura）的熱烈情感或他的勒斯（Laras）的悲憤怨恨中得到一點兒安慰。但是拜倫所不能適合於我的情境的地方正是華滋華士所能夠適合的地方。我在二三年前曾將遠遊（Excursion）翻閱過一次，內中沒有找到什麼，假使在這個時候我又翻讀一遍，我大概仍然是得不到什麼的。但是一八一五年出版的兩冊雜詩（在作者的晚年沒有什麼價值，）在這一個特殊的時期中確是我的心靈上所需要的東西。

第一，這些詩歌極力地觸動了我一種最強烈的快樂感覺性，就是說觸動了我對於鄉村風味與自然景物的愛好；牠不但使我感到了生活的樂趣，而且最近把我從一種最悠久的憂鬱裏超渡出來。在自然美支配我的能力之中造成了我愛讀華滋華士詩的基礎；我更喜歡讀牠，因為他描寫的大部是山林的風景，這正是我的自然美的理想標準。因為我早年旅行過比利牛斯山。但是，假使華滋華士給我看的祇是一些自然美景的圖畫，他或者永遠不會對我發生一點偉大的影響。司各得在這方面比他還要較勝一籌，他的是一種劣等的風景的描寫，但他的成效卻在任何詩人之上。